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蔣繼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

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象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則若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患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為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恃於仁則

不屑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為而不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為人道以有為為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其任居無為而委百官百

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呂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足爲而不可不爲其爲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視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事非覩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辭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爲分故齊於法

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疏而仁親親止於父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為至故會於仁而不恃禮以節民心為事而無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同有不明於人則不純故成於德而不累莫非道也所以為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為則天之所以為神而有不為則

非無為之全故觀於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絕去聖知擴棄仁義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麤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煦而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則一煦而萬物盈之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為而不純於德由

人而下猶可强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為有為皆無自而可不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為者使物有為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為而尊者也有為者貴人無為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為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為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傚知其得失嘗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卑

而不因是無民也天下豈可無民無物乎夫事不為則盡壞而難興不匿則太顯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遊仁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博施濟衆不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衆人不中則不能與有足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不能窮道不變則萬

世受其弊天不神則功不妙不為則物不成孟子曰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
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德出於性因而成
之而不以為累也謀者指事而言顯於道以應物豈
指事而言哉會者自然相合恃者心無所賴與仁相
合與性為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禮而動諱者言違
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諱大禮也
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之而不亂民為邦本

恃之而不輕物為國用因之而不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道統乎物聖人為道不為物而物物自遂故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苟子曰精於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盖欲其精於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已則純乎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為而在上天道也臣有為而在下人道

也天道者自然人道者使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

祥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為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入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有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仁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

於道者以事汩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為於斲木而有為於運斤良御無為於布武而有為於攬轡然則為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為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為無為之别也

碧虛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賤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

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為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迂遠而不處仁者愽愛不可謂親踈而不麿禮能治亂不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覆衍前十條夫外物弊弊何足云為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為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喪已於物者無自而可

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為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為臣下事君有職天道人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置亂自此始矣

膚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為貴物為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為尊民為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則事晦匿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不為道精而法粗豈能盡棄故不可不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居仁愛雖

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廣禮有節文似於强
世故不可不積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和
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處故
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為固不可知然人
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為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
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為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
度不恃不自以為恩薄廹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
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有簡直之意民雖

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斡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提起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此物字即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為然有不可不為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為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故無往而不窒碍也無為而尊者天道自然有為而累人道

不容不為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為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遞相為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中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地篇同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地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之義次敘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為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言者天焉其皆出乎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為而不可不為然則

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但能明於天達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别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盖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虚而無關治道哉　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

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宥衆為懷未甞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盖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

民之具此南華之所以願棄絶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傖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容無為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為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黄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為本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

能力行曆歳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為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歴叙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為無為之别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為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

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是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物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為而自化一以自得而為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為之主也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為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為君

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為則天下各以無為應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道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默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為羣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

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内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則是以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為為君有為為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

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為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則人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為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

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貞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為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楊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為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為唯出命以正乎下在

下有為唯盡瘁以事其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為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内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道貫天

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變者謂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已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本於天道無為而已故明足以畢萬事幽足以服鬼神也

陳祥道註天地至大其化均於無為萬物至衆其治

均於自得則人君之所以治人卒者豈外是哉君原於中而不可不高之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爲之天則其爲實未嘗爲也故古之以道莅天下者任其自然而已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爲天下用也以能君臣之合有義萬物之交有應然言非道不正能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非道不備則凡見於云爲之閒者無非道也藝則有所極技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義存焉以事兼於藝故也義兼於德而道存焉以德

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相兼則稊稗瓦礫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天居天下者豈他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已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為也性之淵靜也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所以為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為天下貞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陳碧虛註天地無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所以齊一

衆各異業唯君無為原於天德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敎清静無為者其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稱任者其官必治周覽萬物咸得應用者庶可備具矣道者虛通升乎上德者柔順降乎下義者流行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兼於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通道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即道德

經無欲而民自樸無為而民自化好静而民自正混兹三者通乎一真則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為德人力無加焉人君體此則無為自然天德玄遠玄古猶云邃古也名之為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而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

之耳萬物未甞無對上下前後各各相應出乎自然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兼者合而為一之意義合作藝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

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茍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與天

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

人為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

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

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

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

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升告尹喜之

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

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寛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顯

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不可謂立道非偏物故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

來寄心常遠之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況窮通之間哉不私世利委之萬物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不顯則默而止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劉不足以體之體道而無為則人貌天而已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寛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

完矣君子所以剳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剳之效沛乎為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為者人也無為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知所以功此無為而為也言也聖人不得已此無為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為利所以為仁能同所以為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為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

與物徃所樂在内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
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為有不以天下為泰若以為
顯則明矣不顯則闇然而日章也萬物一府死生同
狀則與造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祥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
則衆日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
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
乎其為萬物逝則天下徃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

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悦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捐道也夫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已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已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而能然乎

碧虛註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治

而為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為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内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藴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内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完矣

鬳齋云刳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為以自然謂之天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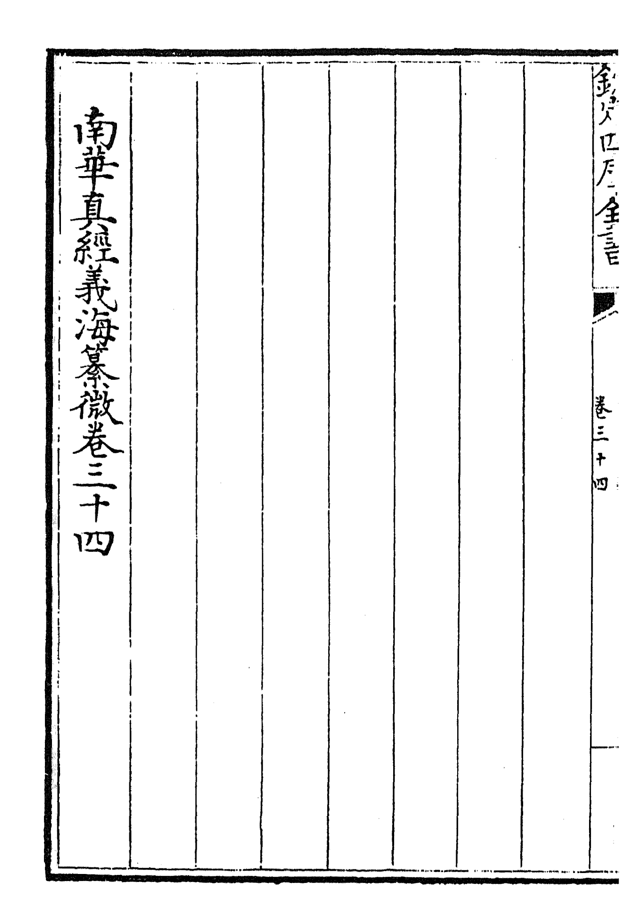
於己者謂之德無為言之謂無我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為榮辱不以一世之利為己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為

尊顯黄屋非心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為顯故不以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已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為能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自然能人以無為而為自合乎天道以無為而言則為已之德及施之於外則為愛利之仁物

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寛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猶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以足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斯能化人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世利為已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為已顯忘名也

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為劉心之極致歟　郭氏從顯則明為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逆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

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明故其窮源而後能物物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矣

吕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為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為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疏明知通於神則

周萬物而不遺𡨋以通於事為哉本原者道事其本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自通心非物探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强謀也夫道之為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

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

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深漻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金石不得無以鳴亦在考之而已葢鳴由寂彰聲由考應至幽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之素逝則抱樸而往故不從事於務也事

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立本故其德廣有物採之言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明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故其出動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道之極致也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也

祥道註道以清靜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石以清靜

而有聲非考則不鳴其應也萬物相推而無方其鳴也

五音相變而無窮孰能定之哉通物則失已辭事則

失物聖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事而不敢辭故能

定能應也譬夫木有火不鑽則不發土有水不鑿

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於天下者以其能應而已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世人

不明乎此弊弊然以物為事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莫

不攪而有之其弊至於亂天經逆物情而不知已可

不悲乎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則可不出動以同民吉凶之患故忽然勃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己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己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

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碧虛註水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渟其動也漻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為物取採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聞和寶玉久藏夜闇有煇

煥之景精神内揵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冥眞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爲無不爲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鬳齋云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素逝素樸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爲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謂應物採之猶感也凡有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己則

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也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不得已而動萬物從之猶云萬物覩也見曉聞和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樸而往心通於事非不能也待叩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神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

至於窅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逝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脩遠當是近遠屬鬳齋之論得之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得真者非用心象罔即真也

吕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眞性使知索之眞性愈遠以聰明言辨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眞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眞水失照慕高則至理有乖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聽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視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説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強云得之耳黄帝歎曰乃

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膚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為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

令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黄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爍地静則凝聚動則散離心淵塵汩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黄帝始以聰明知識為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為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盖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

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

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為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跂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若與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指麾動物令應衆務不能忘善而利人以

應物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内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頼聖知之迹而禍之田恒非能簒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齧缺之為人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禁過而不知過之所

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為合於無為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為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為衆父父也盖謂不能

無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宰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醫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為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過生於聰明又為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火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與事役之端物該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無物歸已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

者皆本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苟其

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

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為衆父而不可為

衆父父衆父父者有祖之謂也得道之真則無治無

亂無為則非禍非賊若狥於有迹資於聖治知不免

為禍賊也

祥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齧缺齧物而缺之也自

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齧也自治亂之率至南面

之賊者鈌也族其所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為至今蓋鈌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為衆父而不可為衆父父也乾為萬物之父衆父也太始為乾之父衆父父也衆父治天下者也衆父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虚註恃聦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矣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逺矣其可與之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衆務以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然迷其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戢難定禍而難為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鬳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聦明睿知給數敏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過猶持心而未化知

過之所由生則不待禁止矣乘人而無天知有為而不知無為也以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用之有若火馳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曰緒使物絯為事物所拘碍也物來必應各度其宜為物所汩而失其自然之常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衆父者出於衆而可為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率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卜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之為君為臣

皆有患害也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絯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

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甞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衆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内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

故由不頌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至分定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

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德就閒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閒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

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已無章其迹莫覩也神仙之説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盖生而抱神其殁也亦必抱神而不亡生而全天其殁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説則去而上仙奚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註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

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之德適所以為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以堯為體道聖人今舍有趨無適為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鶉居無常鷇食仰物而足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仙則三患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使人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也鶉居不營巢穴鷇食無求而飽鳥行則無留迹與物皆昌乘時立事脩德就閒雅静自守也脫去塵穢躡景乘虛白雲喻道炁帝鄉真境也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再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

鬳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富

而使之分之各付諸人也鶉居無定所鷇食非自求

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

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仙解脱之意白雲

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謂少壯老即楞嚴經恒河水

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輿趨而辟

荷蓧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天下既

治遊觀乎華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

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
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
為道之贅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畆之中
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
超乎三患之外以封人之論寘合於堯之迹則亦
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
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
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
吾子辭為諸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
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
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
所載仲尼不能閒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

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固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絶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足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黄帝

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
寄而錄其絶聖棄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為神禹德至於神則其於堯舜
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
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
賞罰固非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為諸侯至禹而退耕於野
蓋謂堯治天下以無為民不待賞罰而有所勸畏今

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

祥道註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為忠當而不知其為信為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為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舜不賞不罰而民勸畏古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

悅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

碧虛註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博而伯成子高之論亢志絕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俋俋不顧蓋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樸之意

鬳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

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賞罰而民不仁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

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己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為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

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懐中為有物有物而養之徳小矣無心于言而自言者合于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也是乃謂之玄徳徳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徳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

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於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喙鳴喙鳴

合其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槖籥喙鳴合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緡非斬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莫得而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

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為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用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

脩性性脩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為而未嘗為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為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事業合天地於我而我與之合也與天地為合者豈知之所能為哉緡緡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祥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

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雜乎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太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且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

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為合則復歸於樸聖人之事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無而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强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體未兆清

濁已分所禀無有閒斷謂之命一静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聒合聒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兌閉門妙理冲默至德冥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槩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

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緡緡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

合乎道矣

盧齋云太始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有分他不得故且然無閒無閒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而為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有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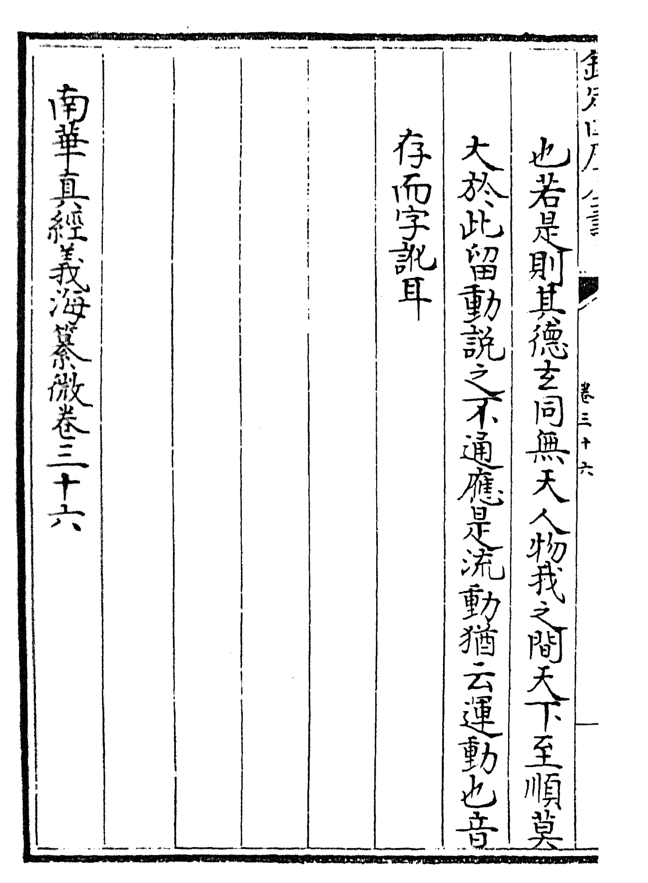
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

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緡緡猶泯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

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為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自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為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

而為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命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為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覩世俗以此為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唯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脩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己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脩今謂脩

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所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乎太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鷇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緡緡若昏猶子母氣應啐啄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



也若是則其德之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天地第四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

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强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字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

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
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有治在人不在乎自
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為事離堅白若縣寓
則以辯物為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
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則可不可
然不然曷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齊而不
知其所以齊也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為而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辯而不知所以辯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奚足以為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猨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有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

奚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為無知無情
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
物無形者鬼神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
有則不得皆存其所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為盡無
豈而所能聞而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
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目何以齊與辯為
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
其名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

亂矣

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己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説若縣寓高顯可比聖人乎荅以不過以是非相易此用其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而獵猨狙自山林者皆失其常性者也遂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地大道之窅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

耳者衆矣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為有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既忘物忘天何暇於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為忘己如是則冥於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宇之辯哉

祥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為者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

也故不得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自無以覩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已則無所不忘與夫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

致愚也有首有趾形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目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己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鬳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

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皆易技係解見
前篇戚思者為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為人捕而
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
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
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
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世
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者不自
知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

俱忘是謂忘己忘己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為一矣

今有人焉若放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以律衆與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為治而自比聖人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圄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獼犬被縛猨狙

出林皆以能而名愚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行者人無形無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為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

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為於其間也此

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

有優劣耳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

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

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

迹者衆將閭勉覸覸然驚曰勉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

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

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

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

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

臺觀之可覩將使物不止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

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
揺而揺之雖揺而非為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
動故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敎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
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多
謝堯舜而推之為兄心居者不逐於外故德同也
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為處危矣
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
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揺蕩民心使

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為豈凡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疑獨註蔣閭葂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為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於無為自然故局局然俯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自處至高以聳動天下之視聽

使物皆歸之投迹於臺觀之下者衆矣𦍑閭言若失顧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摇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為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舜之教民為元而以己自然之道為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

逐外物也

祥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為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為無為則天下無疲薾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奔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苑以服恭儉拔公忠為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開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於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

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衆而不該
乎衆此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
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
非樂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饋
漿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鬻之為憂庚桑楚以社
而稷之為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為至
也

碧虛註㳟儉公忠非無為也危其臺觀非安穩也尚

賢則佞歸迹衆則僞集民之揺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賊害之心隨化絶滅民各進其已志若性之自然也凡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涬然弟之者下之散漫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聖知而使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居有所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

鬳齋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任大也其爲自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臺觀以示人

入往歸之投足者衆矣言以聲自累也搖蕩猶轉移

賊心有為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去

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為上之化以堯

舜為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涬

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

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有為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為而自化者其濟博接

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為

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為凡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無分别貌如此則是欲同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為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絶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

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不自得行三
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
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
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
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

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聖人之道即

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淳備之説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没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向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内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與故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

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斬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事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内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為累而不肯為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為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為恐或者謂必無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

真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爲累也矣

疑獨註搰搰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於器事者機見於爲然皆起於心機事外也機心內也凡有諸外本於內心主中貴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夫不定則爲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之械羞而不爲耳自博學至賣

名聲於天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墮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知故見假修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襲之諸人間者耳故訝其今徒不然而

見其神全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
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性淳備其
行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於人為此人之心必
忘之矣此子貢之心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為真也
夫聖人之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為無不為顧
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非亦非不
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之意失其所謂失其
言之意也然不顧天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

陰丈人非其志不之非其為不為則未能忘非譽故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令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為增損未知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之說故以彼為全德之人而自為風波之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強名術所以對道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内而忘外皆非聖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

則不知矣無為則顯無為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與人為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邪言汝亦不知而不驚也耶則真脩之與假脩可見矣

祥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周萬遊内以應外人之所為不可不為器之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

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逆天違人而不為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内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

碧虛註子貢謂為圃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

之是果與衆異邪功利機巧必不入斯人之心矣非
譽不受如渾沌也風波之民易動揺也渾沌自然脩
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離境治
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沌無
窮則鬼神莫識況於人乎
鬳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
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静主一
所以不能載道也擬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弦哀

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神氣猶黜聰明墮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畢陬慙悳項項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况於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

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無為則復歸自然之樸體性全其性抱神與神為一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沈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切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畝畆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

於氣禀髙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睎其勝已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是荅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乎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方之内共利之之為悦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乗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為因而任之使物為之則不化矣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情任其自為故也共利共給而無

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秉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無意於横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為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不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

見於治而非所以為德德人者無思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為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為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偽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

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為一寘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知拔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人出而為治也無思慮亡美惡以其無累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為悅非自給也嬰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從來言無求而自

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形影莫覿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而情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為一故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也

祥道註以言則諄諄所以應物以道則芒眛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拔舉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手撓顧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衆同此謂聖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

入民咸用之而乗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虚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不為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為天下而化蓋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故四海頤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饒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德者之容也上乗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既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

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內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鬳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為不為人而為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之意若嬰兒失母行

而失道言其無意於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則萬物與我為一混冥即混沌之義

諄芒將之大壑盖厭世隘陋故慕其注酌不滿竭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

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

則常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甞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盖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覩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盖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

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人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

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
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
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

郭註二聖俱以變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
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復何為計有
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

氏之樂操樂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敎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治之孰不以天下為事而有不相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

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故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氏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為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安其性命

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糠粃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髢者所以飾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世人以為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相愛之名

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為一體未嘗離而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相使役不以為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祥道註瘍之為患非疾之為患患之淺深雖殊其資於藥一也五常之世非三王之世世之淳漓雖殊其資於治均也由此觀之其可以舜之藥瘍為是武王

之藥疾為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為孝子以天下為慈父尹文以已為弟子以天下為先生蓋以天下為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得天下之親譽也然與窅然喪其天下者異矣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威明以代之殷紂殘惡有戡定禍亂以代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疾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鬳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問又並及有虞氏之非言天下皆願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瘍何用藥不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為父操藥其色燋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羞同

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髢有病

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内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况以征伐而求治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治之澆薄覬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樸之民相使而不以為賜友助而無責望之

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
化此其所以為至治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八